



# 每一滴水，都曾完整地倒映过天空

## ——读《浮木》有感

孤舟/文

翻开杨本芬老人的《浮木》，一股气味便漫了上来。它混杂着湘中田野的湿泥气、老木家具的潮气，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草药香——那是时间熬煮过的、属于旧日的味道。这本书很薄，故事也短，零零散散，像是从一册巨大而残破的家谱上，被风吹落的几页纸屑。然而读着读着，这些纸片上的人影便站了起来，带着各自一生的风雪与叹息。他们是被大时代筛漏的沙砾，是历史长河里无名的浮木，而八十岁的杨本芬，俯身于时光的滩涂，一块一块地将他们捡拾起来。

《浮木》是继《秋园》之后，杨本芬写下的另一本关于“她们”的书。作者本人便是一段传奇，花甲之年后，在四平方米厨房的凳子上，一笔一画开始追溯母亲（秋园）和自己的一生，写出了一个个普通中国家庭如何像激流中的舟筏，在二十世纪的滔天巨浪里颠沛求生。《浮木》则将笔触从“家”稍稍荡开，去捞起更多飘零的影子：乡间的医生、投水的妇人、夭折的弟弟，甚至是一头通人性的水牛。这些人物的没有惊天动地的功

业，他们的悲喜，微小得如同草叶上的露水，太阳一出来，似乎就消失了。杨本芬所做的，便是在蒸发之前，将其凝成文字的琥珀。

她写死亡，是那么具体而微，带着生活粗砺的触感。小弟杨锐的夭折，在历史叙事里或许只是一个冰冷的数字，但在姐姐的笔下，是母亲“抖抖索索”伸手试探鼻息后，那声轻得几乎听不见的“我儿到底还是死了”的确认；是下葬时，“当第一锄泥巴撒向你的小屋……我的心碎了，如那纷纷落下的泥土”那种与泥土一同坠落的痛楚。死亡不是抽象的终结，是体温的流逝，是坑洞的尺寸，是亲人徒劳的捂热。那个因被退婚而投水自尽的姑娘，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，是对妹妹说的“姐姐去河里洗个澡”，多么平静，又多么惊心动魄。河水吞没了她，也几乎吞没了关于她的一切痕迹。若非被这文字打捞，谁还记得曾有这么一个姑娘，她的委屈与决绝？

读到某些地方，你得停下来，缓一口气。比如秋园，那位贯穿《秋园》与《浮木》的母亲，她的生命力坚韧如苇草。即便到了八十多岁，她依然坚持“干净，整齐，头发一丝不乱”，在衰老中捍卫着一种不妥协的体面。还有那位乡间医生章父，他给穷人看病，“有钱就给几个，没钱抓把草药也要给人家”。他的医术和仁心，像一盏油

灯，照亮了乡野局促的夜晚。这些人，他们从未想过要成为榜样或传奇，他们只是在具体而微的境遇里，本能地选择了“像人一样”活着。这种活法本身，便是一部沉默的史诗。

杨本芬的文字是朴素的，几乎没有技巧可言，像老妇人纳的鞋底，一针一线，结实得很。也正因为如此，那情感才显得格外真挚滚烫。她写对母亲的愧疚，母亲去世后，她来到坟前，“大放悲声，请求母亲晚上梦里相见”。这哭声里，是撕心裂肺的思念与来不及诉说的千言万语。她也写贫困岁月里母爱那切实的温度——母亲悄悄塞来的钱，“折得很小很小。崭新崭新的票子，带着母亲的体温，打开时就发出噼啪作响的脆响。”而最令人心酸的，或许是苦难对情感的磨蚀。小弟杨锐夭折时，“我和妈妈甚至连眼泪都没有流，艰难困苦的生活让人情感麻木了。”反而是多年以后，生活不再那么咄咄逼人，迟滞的情感才缓缓复苏，“每每想起早夭的小弟弟，都感到锥心刺骨的疼痛。”那种痛，来得那么迟，又那么深。这些句子，没有任何文饰，直接就从生活的矿层里掘出来，沾着泪与土。

夜深了，台灯的光拢着一小圈暖黄。书页间的那些人和事，从几十年前的湖南乡下，晃悠悠地走到眼前。我拿起手机，屏幕亮得刺眼，各

种信息流像永不停歇的瀑布。忽然觉得，我们这一代人，好像活在一个被极度放大又急速压缩的时空里，远处的炮声隆隆仿佛就在耳边，近处的心跳却常常听不见。《浮木》里这些近乎凝固的旧日时光，反而像一口深井，让人可以俯身，照见一点生命原本的、沉静的模样。它不给你答案，只给你看，看人是在怎样的、甚至苛刻的条件下，一寸一寸地活过。这本身，就是一种巨大的安慰。

她自己在后记里说：“这是一颗露珠的记忆，微小，脆弱。但在破灭之前，那也是闪烁着光芒的完整世界。”是的，每一滴水里，都曾完整地倒映过天空。《浮木》存在的意义，或许就是让我们相信，再卑微的人生，都不是无意义的浮木。当有人记住，当那些鸡毛蒜皮的悲欢被郑重书写，他们便像琥珀中的昆虫，在文字的树脂里，获得了另一种沉静而永恒的生机。

这些普通人的光阴，这些中国大地上最真实的皱纹与笑容，终于没有被河水全部冲走。它们搁浅在《浮木》的纸页上，等着某个有心的过路人，俯身拾起，并在那一刻，触摸到所有人共通的、生命的温度。那温度不烫，甚至有些凉，那是无数个秋天凝结成的，关于存在的、确凿的证据。

## 孤独深渊里的微光

### ——读《一个人张灯结彩》

王玉美/文

拿起鲁迅文学奖得主田耳的《一个人张灯结彩》，最先被书名吸引——“张灯结彩”本是团圆热闹的景象，前缀“一个人”，瞬间勾勒出热闹与孤独的强烈反差。我常年生活在都市，见惯了钢筋水泥中的人际疏离，本以为早已对“孤独”主题免疫，可读完这部中篇小说，那些藏在刑侦案件外壳下的细腻情愫，却让我沉浸在一种复杂的情绪里，难以释怀。

田耳的文字带着浓郁的市井烟火气，开篇就将我拉进南方小县城的寻常巷陌。这里没有都市的繁华喧嚣，却有着最真实的生存褶皱：狭窄的街巷、简陋的出租屋、深夜的小吃摊，还有那些在生活中挣扎的普通人。作为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，它没有刻意雕琢的叙事技巧，而是以克制的笔触，将刑侦案件与现实困境交织，让“孤独”这个抽象的主题，变得具体可感。

全书最精妙的设定，莫过于用刑侦案件的外壳，包裹对人际疏离的探讨。聋哑人小

于与游手好闲的钢渣，两个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人，凭借手语建立起独特的情感联结——这是他们对抗孤独的微光。可命运的枷锁从未松开，为筹措生计，他们误入歧途，卷入谋杀案的悲剧漩涡。田耳借警察的视角，以冷静又不失温度的观察，串联起案件侦破与人物命运。警察的走访排查，恰似一把钥匙，剖开县城社会的截面：底层人物的挣扎与无奈，人际关系的冷漠与隔阂，以及绝境中微弱却执拗的善意。那些被忽视的市井角落、被遗忘的边缘人群，在警察的视角下逐渐清晰，让孤独的群像愈发立体。

最让我动容的，是小说结尾“一个人张灯结彩”的场景。除夕夜，本该阖家团圆的时刻，小于独自将灯笼挂起，光影在空荡的街巷里摇晃。这个场景没有撕心裂肺的悲恸，却有着直抵人心的力量——既是对孤独的极致诠释，又是对孤独的超越。田耳用这个充满隐喻的画面告诉我们：即便身处孤独的深渊，人依然会本能地追寻光明与温暖，哪怕这份温暖只能靠自己给予。

田耳的叙事功力，在对人物的塑造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他笔下的人物没有绝对的好坏，每个角色都充满复杂性：小于的沉默与坚韧、钢渣的迷茫与善良、警察的严谨与温情，都通过市井化的语言鲜活呈现。他不刻意拔高人物，也不渲染苦难，只是客观地记录他们的选择与挣扎，却让我们在那些平凡人物的故事里，看到自己的影子——谁曾在生活中感到孤独？谁曾在困境中苦苦支撑？

作为一部融合悬疑与现实的作品，《一个人张灯结彩》的魅力在于，它让我们在跟随剧情推进的过程中，不断思考人与人之间联结的意义。刑侦案件终会落幕，但案件背后的孤独与渴望、挣扎与坚守，却值得我们久久回味。

《一个人张灯结彩》不仅是一部优秀的中篇小说，更是一面照见现实与人生的镜子。它让我们看见，在看似冷漠的世界里，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孤独；也让我们明白，即便一个人，也要努力为自己张灯结彩——这既是对生活的妥协，更是对生命的致敬。

聂难/文

合上书，刘震云笔下那个在生活泥沼里跌跌撞撞的杜太白，仍在字里行间踱着步子。这个县城知识分子的半生颠沛，被装进《咸的玩笑》这本看似戏谑、实则深沉的书里，像一颗裹着盐粒的糖，初尝是命运的咸涩，慢慢咀嚼，竟品出几分回甘的智慧。这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2025年底推出的新作，以“正文短、题外话长”的独特结构，将市井烟火与生命哲思熔于一炉，让每个被生活磋磨过的人，都能在字里行间看见自己的影子。

刘震云在这本书里，展现了一种关于“结构”的匠心。全书“正文一”仅19页，写智明和尚的禅意参悟；“题外话”却铺陈33章、444页，浓墨重彩勾勒杜太白的人生起落；“正文二”更是只有5页，轻轻收束全篇。这种“头轻脚重”的布局，暗含深意——智明和尚的点拨是“经”，杜太白的沉浮是“纬”，经纬交织间，织就的是普通人在日常困窘中，如何咂摸出人生真味的朴素哲学。

杜太白的一生，是被命运反复“摔打”的一生。书里那个杀猪的场面，读来让人先笑后酸：父亲杜天威，对外人殷勤讨好，对家人却动辄呵斥，年关将至，猪还没杀，就早早把肉许给了乡邻。可杀猪这天，那不甘就死的猪竟挣脱绳索，一头冲进井里自尽。这悲壮的“抗议”，映照出生活的荒诞底色。刘震云的笔，擅长在笑料里藏辛酸——他写杜天威的势利，写杜太白的窘迫，初读让人捧腹，笑声未落，却有一股咸涩的滋味从心底漫上来。

“咸的玩笑”，究竟是怎样的玩笑？刘震云借杜太白的人生给出了答案：生活的苦楚，就像撒进日子里的盐，硬咽下去，只会齁得人喉咙发紧；可若是用达观的心绪去搅拌，用时间去沉淀，这咸味便会慢慢转化，变成生命里最珍贵的调味。杜太白经历了数次“三落”，他没有英雄式的反抗，只靠着一股“熬”的韧劲，在命运的泥沼里蛰伏。就像刘震云说的那个麦子的比喻——寒冬来临，麦子不与严寒硬碰硬，而是选择“装死”，心里却揣着对春天的笃定。

书的结尾，刘震云没有给杜太白安排“逆袭翻盘”的俗套结局，却给了他一个能撑得起半生起落的归宿。这个结局，让杜太白在尝遍人生百味后，真正懂得了“玩笑”的真谛——不是对命运的妥协，而是与生活的和解。合上书，我忽然想起自己那些被现实撞得头破血流时刻。可读完杜太白的故事才懂，人生本就是一场带着咸味的玩笑，你若较真，便会被苦困；你若一笑置之，反而能品出其中的回甘。

刘震云在书里写：“世界各地，不同的街道上，街上走着每个人，内心都有伤痕，大家都辛苦了。”这句话，像一声温柔的叹息，抚慰着每个在生活里奔波的人。《咸的玩笑》更像一面镜子，照见我身上的伤痕与韧性；它也是一剂温和的药方，以幽默为引，以智慧为药，治愈我们在日常里累积的疲惫。

诚然，我们大多没有杜太白那样跌宕的人生，却同样在各自的生活里，品尝着属于自己的咸涩。但这本书告诉我们：不必惧怕命运的玩笑，把那些咸涩的过往，都当成命运馈赠的盐，撒进日子里，然后笑着对自己说：“没关系，给时间一点时间，春天总会来的。”这，便是刘震云留给我们的，最珍贵的人生一课。

## 管窥唐宋文人的精神宇宙

### ——读《文以载道》

彭忠富/文

我们在背诵苏轼等大家的文章时，往往惊叹于其文字的妙手与意境的超脱。但复旦大学朱刚教授这本《文以载道：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》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9月），邀请我们追问一个更深层的问题：究竟是什么力量，支撑起这些穿越千年的文字，使其不仅有“文采”，更有一种撼动人心的“气象”？他的回答，直指那个看似抽象却至关重要的核心——“道”。

“文以载道”，这个古老的命题，在朱刚笔下并非一个僵化的教条，而是一场持续数百年的思想探索与实践。它关乎一代代顶尖文人，如何用全部的生命与智慧，去思考、界定并践行他们心目中那个足以安身立命、照亮时代的根本真理。

中唐的韩愈虽身处安史之乱后帝国的迷茫与衰颓中，却毅然扛起“道统”的大旗，以“善”立心。他痛感于佛老思想盛行、儒家精神萎靡，于是以一篇石破天惊的《原道》，清晰划出了一条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

直至孔孟的“道统”谱系。他如同一个在思想荒原上竖起灯塔的人，大声疾呼：我们的“道”在这里，它关乎人伦秩序、社会纲常，核心是一个“善”字。韩愈的可贵，在于他的“道”不是空谈。他的文章气势如长江大河，滚滚而来，这种刚健雄浑的文风，正是他内心那股浩然之“道”——对儒家价值坚定的、不容置辩的信仰——的外在彰显。

与韩愈并称的柳宗元，则从另一路径探寻“道”。他更注重“道”的实在性与功用性，参与“永贞革新”，便是其“辅时及物”之道的政治实践。他的山水游记清冷幽邃，并非单纯的寄情，而是在对自然秩序的静观中，体悟天地运行之“道”。到了北宋，时代思潮已变。人们不再满足于对“道”的简单信奉，而开始追问其所以然。欧阳修承韩愈之余绪，但更强调“折之于至理”。他的“道”，更侧重于一个“真”字——对历史真相的考辨，对人情事理的洞察。他主持科举，拔擢苏轼、曾巩等一众英才，不仅是在传承文脉，更是在践行一种以“真知”培养

士风、革新政治的“大道”。

在朱刚教授的分析中，苏轼的“道”论最为圆融通达。他继承了前辈的担当与理性，却以其旷世才华与通透智慧，赋予了“道”以前所未有的自由感与审美内涵。苏轼不再将“道”视为外在的、需要紧绷捍卫的教条，而是将其内化为与生命、与万物交融一体的存在。在《赤壁赋》中，他与客辩难，由水月之喻，悟得“变”与“不变”的哲理，最终达成“物与我皆无尽”的豁达。这种哲学领悟，与他“临大节而不可夺”的政治气节，内在是统一的。他的“道”包罗万象，既容得下“人生如梦”的浩叹，也容得下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洒脱；既致力于经世济民的事功，也沉醉于诗酒书画的审美。

在今天，“文以载道”对我们而言，或许不再意味着去复刻某一种具体的学说。但它提醒我们，真正有生命力的、能够穿越时空的文字，其深处必然与作者对世界、对人生、对价值的根本性思考相连。那是写作者的精神脊梁，关乎一个人何以立身，一篇文章何以立言，一种文化何以立心。